第二十卷

世系部十一

臣紀文武名臣三

趙普　曹彬　寇準

范仲淹　韓琦　司馬光

岳飛　韓世忠　劉秉忠

卷二十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二十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删正

臣紀部十一

文武名臣

趙普

普字則平太祖卽位以佐命功授左諫議大夫乾德二年以普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命薛居正呂餘慶叅知政事以副之叅政班在宰相後不宣制不知印不預奏事不押班但奉行制書而已葢欲以寵普也太祖數微行

幸普家普每退朝不敢便衣冠普爲政久頗專屯田員外郎雷得驤判大理寺其官屬與堂吏附會普擅增減刑名得驤憤惋求見上奏之并言趙普強市人第宅多聚賄上怒叱之曰鼎鐺猶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引柱斧擊折其上齶二齒命左右曳出將斬之既而上怒少霽乃黜爲商州司戶叅軍後又削籍徙靈武時官禁私販秦隴大木普遣親吏詣市屋材吏竊貨大木冒稱普市貨鬻都下權三司使趙玭廉得之普又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圃又營邸店規利盧多遜爲翰林學士因召對屢攻普短會得驤子有鄰擊登聞鼓訟堂後

官胡贊李可度受賕骫法事普庇之太祖大怒下御史
府按問悉抵罪而以有鄰爲秘書省正字普恩始替始
詔叅知政事與普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未幾出
普爲河陽節度太平興國初入朝遷太子太保時盧多
遜爲相專譖毀普謂普初無立上意以故普奉朝請者
數年會柴禹錫等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上召問
普普言願備樞軸以察奸變退又上書自陳預聞太祖
昭憲皇太后顧託之事太宗感悟即召見慰諭拜司徒
兼侍中幷以子承煦爲六宅使淳化三年卒年七十一
謚忠獻上撰神道碑銘親八分書以賜之二女皆笄咸

願爲尼上不能奪賜長女名志願號智果大師次女名
志英號智圓大師普性深沉有岸谷雖多忌刻而能以
天下事爲已任一日大宴雨驟至上已不悅雨又不止
左右皆恐普因奏言外閒百姓正望雨時雨難得可令
樂官就雨中奏樂上大悅乃終宴焉太宗時曹彬爲彌
德超所譖屬普再相爲彬辨雪保證事狀明白太宗歎
曰朕聽斷不明幾誤國事卽日竄逐德超遇彬如舊初
昭憲太后遺命太祖傳位太宗意欲傳之廷美以及德
昭故太宗卽位之初命廷美以開封而德昭德恭等皆
稱皇子及德昭不得其死德方相繼夭没廷美始不自

安他日太宗以傳國意訪之普普對曰太祖已誤陛下
豈容再誤當太祖時普鎭河陽時普曾有表自愬云外
人謂臣輕議皇弟開封尹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間然矧
昭憲皇太后大漸之際臣實預聞顧命知臣者君願賜
昭鑒太祖卽手封其書藏之宮中至是普復密奏太宗
乃於宮中訪得之因感悟復進用普普遂廉得盧多遜
交通秦王事太宗怒下多遜御史獄命翰林丞旨李昉
等親治之獄上削奪多遜官爵流崖州廷美勒歸私第
普又以廷美居西京非便諷知開封府李符上言廷美
爲涪陵縣公房州安置以閻彦進知房州袁廓通判州

事以傳祭之雍熙元年廷美年三十八憂悸成疾卒廷美之得罪趙普爲之也初太祖謂普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何也普曰其故非他節鎭大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無他奇巧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語未畢上曰卿勿言吾既諭矣於是石守信王審琦等皆稱疾請解軍權而節度使之權始輕又乞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輸送汴都無得專留金穀之籍於是財利盡歸於上矣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驍勇者升爲上軍凡材用伎藝有過人者悉送都下以補禁旅

之闕又分遣禁旅戍守兵邊城立更戍法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逸自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致於驕惰皆普之謀也普初與太祖相遇其事甚奇蓋當周世宗親征淮南駐蹕正陽拒壽陽劉仁贍時太祖分兵滁州距壽州只四程南唐主李璟聞世宗在淮命大將皇甫暉提兵十萬控扼滁陽以援壽州太祖與暉遇於清流之關大爲暉所敗是夜暉整全師入憇滁陽太祖兵聚清流慮暉兵再至問諸村人云有鎮州趙學究在村中教學多智計村民有爭訟者多詣以決曲直太祖乃微服往訪之學究曰皇甫威名冠東北太尉自諒與

已如何曰非敵也學究曰今兩軍勝負如何曰彼方勝而我敗所以問計於君耳學究曰然使彼來日整兵出戰師絶歸路不復有噍類矣太祖曰當奈何學究曰我有一計可以因敗爲勝今關背有徑路人無行者雖牌軍亦不知也可以直抵城下方西澗水大漲之時彼必謂既敗之餘無敢躡其後者誠能由山背小路率兵浮西澗徑至城下彼方解甲休息衆不爲備斬關而入可以得志矣太祖大喜即下令誓師夜出跨馬浮西澗以迫城睥果不爲備奪門以入擒之遂下滁州蓋淮南無山惟滁州邊淮有高山爲屏蔽既失滁州不惟中斷壽

州失援而淮南盡爲平地世宗乘破竹之勢盡收淮南李璟割地稱臣皆由太祖先擒皇甫暉首得滁州阻固之地故也趙學究即韓王普

曹彬

彬字國華眞定人彬始生周歲父母以百玩之具羅列於席彬左手持干戈右手取印人皆異之在周隸世宗帳下宋太祖典禁旅時衆皆屬目獨彬中立不倚太祖器重之及即位伐蜀以劉光毅爲歸州行營前軍副部署以彬爲都監兩川既平王全斌等晝夜宴飲縱部下漁奪蜀人苦之彬屢請旋師全斌等不從俄而全師雄

等搆亂擁衆十萬彬復與光毅破之卒平蜀亂彬之力也還日槖中惟圖書衣衾上謂彬清介廉謹受宣徽南院使義成節度使七年將伐江南彬奉詔與李漢瓊田欽祚先赴荆南發戰艦潘美帥步兵繼進十月詔彬分兵由荆南順流而東破峽口砦進克池州連克當塗蕪湖二縣駐軍采石磯十一月作浮梁跨大江以濟師十二月大破其軍於白鷺洲八年正月又破其軍於新林港二月師進次秦淮城下大敗之俘斬數萬計自三月至八月連輙破進克潤州金陵受圍至是凡三時吳人樵採路絶彬每緩師冀李煜來歸十一月彬使人諭之

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能歸命策之上也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所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公許諾共焚香爲誓明日城陷煜與其臣百餘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賓禮請煜入宮治裝彬以數騎待宮門外左右密謂彬曰煜入或不測奈何彬笑曰煜素愞無斷既已降必不能自引決凱旋入見刺稱奉敕江南幹事回其謙恭不伐如此初彬之總師也太師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副使潘美以賀彬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

吾何功哉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爾及還獻俘上謂之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元未下姑少待之美竊視彬微笑上詰所以遂以實對上亦大笑未幾拜樞密使太宗即位加同平章事從征太原加兼侍中爲弭德超所誣罷爲天平軍節度使旬餘上悟其譖進封魯國公雍熈三年詔彬將幽州行營前軍馬步水陸之師與潘美等北伐分路進討三月敗契丹於固安四月又與米信破契丹於新城五月戰於岐溝關諸軍敗績先是上遣彬催彥進米信自雄州田重進趨飛狐潘美出鴈門約期齊舉將發上謂之曰潘美之師但

先趨雲應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
得貪利彼聞大兵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既
而美之師先下寰朔雲應等州重進又取飛狐靈丘蔚
州多得山後要害地彬亦連下州縣勢大振每奏至上
已訝彬進軍之速及彬次涿州旬日食盡因退師雄州
以援餉餽上聞之曰豈有敵人在前反退軍以援芻粟
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緣白溝河與米
信軍會按兵養銳以張西師之勢俟美等盡畧山後地
乃會重進之師而東合勢以取幽州時彬部下諸將聞
美及重進累建功而已握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

彬不得已復裹糧再往攻涿州契丹大衆當前時方炎暑軍士乏困糧且盡彬退軍無復行伍遂爲所躡大敗彬等至具伏違詔失律之罪彬責授右驍衛上將軍餘以次黜四年起彬爲侍中眞宗即位召拜樞密使咸平二年被疾上趣駕臨問手爲和藥賜白金萬兩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二子材氣可取臣若內舉皆堪爲將上問其優劣對曰璨不如瑋薨年六十九謚武惠

彬性仁敬和厚在朝廷未嘗言人過失伐國秋毫無所取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夫於途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居官俸入盡以給宗族

知徐州日有吏犯罪旣具案逾年而後杖之人問其故
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其舅姑必以新婦爲不
利而朝夕笞杖詈之吾故緩之耳所居堂壺敝壞子弟
請加修葺彬曰時方寒墻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吾不
欲傷害之也入成都日有獲婦女者彬閉之一第竅以
度食戒左右曰是將進御當謹守衛洎事罷訪其親還
之無者嫁之北征之失律也趙昌言表請行軍法及昌
言自延安還被劾不得入見彬在宥府爲請於上上乃
許

寇準

準字平仲華州人也年十九舉進士太宗取士多臨軒顧問年少者往往罷去或教準增年準不可雍熙二年廢太子楚王元佐太子殘忍不守法帝怒會寇準通判鄆州得召見謂曰試與卿决一事東宮所爲不法欲廢之則宮中有甲兵恐因而招亂準曰此易耳請某月日令東宮於某處攝行禮令左右侍從皆從陛下搜其宮中果有不法事廢太子一黃門力也太宗從其策及東宮出果得剜眼挑筋摘舌等器遂廢之擢判吏部東銓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令帝復坐事决乃退上由是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

淳化二年春大旱太宗延近臣問時政得失準對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太宗怒起入禁中頃之獨召準問狀準曰願召二府至臣即言之有詔二府準乃言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財吉贓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沔之弟盜主守財千萬止杖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太宗乃責沔拜準樞密副使改同知院事後與知院張遜數爭事帝怒謫遜準亦罷知青州帝顧準厚既行念之明年召拜參知政事時太宗在位久馮拯等上疏乞立儲貳帝怒斥之嶺南中外無敢言者準初自青州召還入見帝足創甚自褰衣以

示準且曰卿來何緩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
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宮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
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屛左右曰
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願即決定於是立爲太子
廟見還京師之人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
懌召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
此社稷之福也會馮拯奏準擅權康戩亦言宰相呂端
等皆準所引端德之不敢與抗太宗怒召責端等端曰
準性剛自任臣等不欲數爭慮傷國體及準入對帝語
及馮拯事準猶力爭不已又持中書簿論曲直於帝前

帝益不悅因歎曰鼠雀尚知人意況人乎遂罷準知鄧
州眞宗咸平六年遷三司使眞宗久欲相準患其剛直
景德元年以畢士安參知政事踰月並命同平章事是
時契丹內寇縱游騎掠深祁間小不利輒引去準曰是
狃我也請練師命將簡驍銳據要害以備之是冬契丹
果大入急書一夕凡五至準不發飲笑自如明日同列
以聞帝大駭以問準準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爾王
欽若請幸金陵陳堯叟請幸成都準請幸澶州及至南
城固請過河衆議皆懼準力爭之不決太尉高瓊即仰
奏曰寇準言是即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契丹相視驚

愕帝盡以軍事委準準迎擊斬獲大半敵乃引去相持十餘日會契丹統軍撻覽為威虎軍張頭瓌牀子弩所中死乃請盟準不從欲邀使稱臣并獻幽州地時有譖準幸兵自重者準乃不敢言真宗遣曹利用往議歲幣曰百萬以下皆可許也準召至幄語曰雖有敕汝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至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河北罷兵宋免遷國準之力也初真宗語準曰虜騎未退天雄軍截在賊後萬一陷沒則河朔皆虜境奈何準曰古人有言智將不如福將臣觀參政王欽若福祿未艾宜可守準即時進促出敕召欽若諭以上意授敕俾行

欽若茫然自失準曰主上親征非臣子辭難之日參政
爲國柄臣當體此意驛騎已集仍放朝辭便宜就進遽
酌大白飲之命之曰上馬杯欽若飲訖拜别準荅拜曰
參政勉之囘日卽爲同列也故準自澶淵還欽若深嫉
之時時從帝前譖之自孤注之說進而帝顧準寖衰出
準知天雄軍天禧元年復召準入同平章事準請閒言
曰太子人望所屬願陛下傳以神器丁謂佞人也不可
以輔少主上然之準乃屬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億夜
屏左右至自起剪燭跋中外無知者旣而準被酒漏泄
謂懼力譖準罷準爲太子太傅以丁謂平章事曹利用

加同平章事上雖擢二人而待寇準猶如故謂等懼乃共謀發朱能所獻天書妖妄事捕能誅之降準太常卿知相州朝士與準親厚者皆斥楊億尤善準準敗丁謂召億億懼面無人色謂素重億徐曰謂當改官煩公爲一好詞億乃安謂不欲準居内郡復徙準道州司馬自準罷相繼以三黜皆非上意歲餘上忽問左右曰吾目中久不見寇準何也左右莫敢對乾興元年再貶雷州司戸參軍丁謂惡準必欲置之死謂出準門下事準甚謹嘗會食中書羹汚準鬚謂起徐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爲官長拂鬚邪謂大慙北使至問譯者曰誰

是無宅起樓臺相公丁謂令譯者曰朝廷初卽位南方須大臣鎭撫寇公暫撫南夏非久卽還未幾謂亦南竄道雷州準聞家僮欲報仇乃杜門使縱博伺謂行遠乃出初太宗得通天犀命工爲二帶一以賜準及是準遣人取自洛旣至數日沐浴具朝服束帶北面再拜呼左右趣設臥具就榻而卒

范仲淹

仲淹字希文吳縣人舉進士第爲廣德軍司理參軍以母喪去官晏殊知應天召寘府學服除以殊薦爲秘閣校理尋通判河中府徙陳州太后崩召爲右司諫歲大

蝗旱江淮京東尤甚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乃請間曰
宮掖中半日不食當如何帝惻然乃命仲淹安撫江淮
還以太平州民所食烏昧草呈進出知睦州徙蘇州召
還判國子監仲淹自還朝言事愈急由是罷知饒州元
昊反延州諸砦多失守仲淹請行改知延州先是詔分
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
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序取敗
之道也於是分爲六將將各三千人分部教閱量賊衆
寡更出禦之城青澗以據賊衝大興營田聽民互市又
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以河中國華中下户稅租就

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之三明年詔諸路入討仲
淹曰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入況鄜延
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
稍以恩信招來之若臣策不效當舉兵先取綏宥據要
害屯兵營田爲持久計則茶山横山之民必挈旗來歸
拓疆禦寇策之上也帝皆用之仲淹又請修承平永平
等十二砦於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久之以與元昊通
書降本曹員外郎知耀州環慶路經畧使改邠州觀察
使仲淹表言觀察使班待詔下臣守邊數年羌人頗親
愛臣呼臣爲龍圖閣老子今退而與王興朱觀爲伍恐

爲賊輕辭不拜慶之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仲淹築大順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益少乃上言曰明珠滅藏二族道險不可攻且與賊表裏若北取細腰胡蘆衆泉爲保障以斷賊路則二族安而環州鎭戎徑道通徹可以無憂其後遂築細腰胡蘆諸砦時已命文彥博經畧涇原帝以涇原有傷夷欲對徙仲淹遣王懷德喻之仲淹謝曰涇原地重恐臣不足獨當乞與韓琦同經畧並駐涇州涇原有警臣與韓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爲援願詔罷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

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帝皆從之後元昊遂請和
乃召拜仲淹爲樞密副使復除參知政事帝方銳意太
平數問當世事仲淹退而上十事天子悉采用之時議
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仲淹以爲茶鹽之入但分減商
賈之利耳今國用未減歲入不可闕既不收之於山澤
及商賈須取之於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於商議遂寢
仲淹每患諸路監司不才取班簿視不才監司皆一筆
勾之富弼謂仲淹曰六丈則是一筆焉知一家哭矣仲
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初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
者數年及陜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之及

是召還倚以爲治中外想望其功業而仲淹亦以天下
爲己任裁削倖濫考覈官吏日夜與致太平然更張無
漸規摹闊大論者以爲不可行自按察使出多所舉劾
人心不悅任子恩薄磨勘法密僥倖者益不便於是謗
毀漸行而朋黨之議浸聞矣會邊陲有警因與樞密副
使富弼請行邊時呂夷簡已老居鄭仲淹往見之夷簡
曰何爲亟去仲淹荅言經制西事事畢即還也夷簡曰
經制西事莫如在朝便且君此行正蹈危機豈復再入
自仲淹出攻者益急仲淹亦自請罷會病甚請潁州未
至卒年六十四謚文正仲淹所至有恩邠慶二州之民

與屬羌皆畫像生祠祀之及卒羌酋數百哭之如父齋
三日乃去初張士遜罷相由仲淹之彈士遜復相仁宗
語之曰范仲淹嘗有疏乞廢朕今可施行矣士遜曰臣
未見章疏望乞付外上曰比有爲朕言者士遜曰此罪
大無文案安可行願陛下容訪之士遜數日又請請至
十數上曰竟未見然爲朕言者多士遜曰人臣欲廢君
無輕典既無明文則不可以空言加罪上意乃解士遜
即曰仲淹在外初似可疑今既無疑可稍遷之以慰其
心韓琦爲經畧招討副使仲淹與琦協謀必欲收復靈
夏横山之地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

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元昊大懼遂稱臣慶曆二年南郊赦書仲淹因奏言懷才抱藝之人一落散地終身不齒獸窮則變人窮則詐理宜然也況今邊事未寧尤宜使過乞差近臣就中書定奪元犯情理分作等第又委長吏密切體量上件人或有材質或有節行亦具申奏唐張說薦負犯之人充將帥之用其表云活人於死者必舍生而報恩榮人於辱者必盡節而雪耻今猶是也西賊攻塞門砦擒高延德後放歸漢界朝廷遂配之遠方仲淹言將卒陷在賊廷俱是苦戰力屈出不得已如朝廷貸高延德仍與近邊任使則陷蕃將卒聞

之必怨昊賊歸順望再見其家矣或即懷本朝之恩不助賊計皆人情之可見者也刼盜張海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諭軍中富民出金帛牛酒迎勞之事聞朝廷大怒富弼議欲誅仲約仲淹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反賂之此法所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事有可恕戮之非法意也且小民之情得醵出財物而免於殺掠必喜仁宗乃釋之弼慍曰方欲舉法而多方阻撓何以整衆仲淹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奈何欲輕壞之他日手滑恐吾輩亦未可保也弼不以爲然及二人出按邊弼自河北還及國門不得入

比夜徬徨遶牀歎曰范六丈聖人也皇祐二年吳中大饑時仲淹領浙西發粟及募民存餉爲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爲佛事仲淹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晏於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又召諸佛寺主守諭之曰饑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敖倉吏舍日役千夫兩浙大饑惟杭晏然仲淹之力也

狄靑器度深遠韓范之爲西帥也靑隸節下咸奇之爲國器仲淹授以左氏春秋曰熟此可以斷大事將不知古今匹夫之勇耳在蘇州奏請立郡學先是得南園之地旣卜築將居陰陽家謂必踵生卿相仲淹曰一家貴

孰若吳士咸貴乎遂即地建學又於姑蘇近郭買良田數千畆爲義莊以養郡族之貧者先是石守道作慶曆詩仲淹得之拊股謂韓琦曰爲此怪兒輩壞了歐陽余王蔡同爲諫官時目爲四諫四人力引石介仲淹曰介剛正天下所聞使爲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則牽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爲主上富春秋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此也諸公乃止

韓琦

琦字稚圭相州人也弱冠舉進士名在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拜右司諫權知制誥趙元昊反副

夏竦爲經畧安撫招討使琦言元昊雖傾國入寇衆不過四五萬吾逐路重兵自守勢分力弱遇敵輒不支若併出一道鼓行而前破之必矣乃詔鄜延涇原同出兵元昊來求盟琦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賊果犯山外琦悉兵付大將任福令自懷遠城趨德勝砦出賊後如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路及行戒之至再又移檄申約苟違節度雖有功亦斬福竟爲賊誘沒於好水川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會四路置師以琦兼秦鳳經畧招討安撫使屯涇州元昊稱臣召爲樞密副使琦與范仲淹富弼皆以海

内人望同時登用羣小不便毀言日聞仲淹弼繼罷琦爲辯析不報乃請外知揚州定州久之求知相州嘉祐元年召拜樞密使三年拜同平章事帝春秋高旣連失三王自至和中得疾不能御殿中外惴恐臣下爭以立嗣固根本爲言積五六歲依違未行至是琦乘間進言帝曰朕有意久矣宮中常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以宗實告琦遂力贊之英宗卽位數日挂服柩前哀未發而疾暴作大呼左右皆走大臣駭愕癡立莫知所措琦投杖直趨至前抱入簾以授内人曰須用心照管仍戒當時見者曰今日事惟某人見

外人未有知者復就位哭處之若無事然初英宗以驚疑得疾疾雖平而疑未解每面壁臥不受藥琦率同僚自捧藥以進俯而懇告帝或熟視不言或取藥覆琦之衣琦跪於榻上者移時拜於床下者數四太后每勞琦曰相公亦不易勝矣蓋帝遇貂璫少恩左右不悅每道禁中隱密故大臣亦心惑之琦獨昌言曰豈有前殿不曾差了一語而一入宮門得許多錯來琦深疑此事時大臣有不預立太子者陰進廢立之說琦奏事簾前太后忽問漢昌邑王事琦對曰漢有兩昌邑王不知所問何王耶后語既塞琦即奏曰此語必有從來不知甚人

於太后前道此事后亟曰無他舊嘗聞耳琦因從容曰太后無親生兒女今皇帝自少鞠於宮中皇后又是外甥乃天安排此兒女以遺太后豈可不自愛惜又謂太后曰大大王長宜且與照管蓋謂神宗也后含怒曰尚欲舊窠中求兎耶聞者驚懼皆退數步琦獨曰太后不要胡思亂量少間叅政歐陽修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聖之德著於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然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忍耶后意稍和修復進曰仁宗在位歲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稟命奉戴嗣君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措大爾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

從琦又因奏罷謂太后曰太后既無親出子上幸養在宮中久先帝有詔與子其爲子母不爲不順若更懷猶豫聽讒佞禍亂必起立人之子人皆知不若立己之子然太后既無子不得不自認業太后由此語塞一日送客劉與琦有爲孀婦作主之語琦因見上曰有一文字進呈陛下今日皆太后力恩不可不報願加意承奉便自無事上曰謹奉教琦又云此文字臣不敢留幸宮中客焚之若泄則間遂開卒難合矣後數日琦獨見帝曰太后待我無恩琦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不多然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皆不孝耶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

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可稱耳帝大悟自是不復言太后短矣琦慮宮中或有不測一日以言動太后曰臣等在外面不得見官家內中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語自家更是用心琦即曰太后照管則衆人自照管同列爲縮頸流汗琦潛察英廟已安而曹后未有還政意乃先建議英廟曰可一出祈雨使天下之人識官家上然之咨太后太后怒曰獨不先禀此耶孩兒未安恐未能出且人主出不可以不備儀禮琦曰此小事朝廷頋指即辦不素日素杖成上遂幸相國寺京師之疑已解

太后不久即還政曹后初未還政琦力引古以動之數日批出示某日更不御殿琦亟令捲簾撤坐入內都知任守忠者奸邪反覆間諜兩宮琦一日出空頭敕一道叅政歐陽修已僉書矣趙槩難之修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琦坐政事堂以頭子勾任守忠立廷下數之曰汝罪當死責蘄州團練副使蘄州安置取空頭敕塡之差使臣即日押行先是后對中書樞密泣訴英宗疾中語言起居狀富弼亦以太后爲然故琦立勸太后撤簾不敢令弼預聞太后還政拜琦右僕射封魏國公夏人寇大順琦議停歲賜絕和市遣使問罪樞密使文彥博

難之或舉寶元康定事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邊備過當時遠甚亟詰之必服已而諒祚果上表謝罪神宗立拜司空兼侍中初英宗臥疾久琦問起居退神宗出寢門顧琦曰奈何琦曰願大王早暮當在上左右神宗曰此乃臣子之職琦曰非為此也神宗感悟而去英宗初晏駕急召上未至英宗復手動曾公亮愕然亟告琦欲止召太子琦曰先帝復生乃一太上皇愈促召上琦執政三世或病其專御史中丞王陶劾琦除判相州八年換節永興軍再任未拜而薨年六十八前一夕大星隕於治所櫪馬皆驚琦蚤有盛名識量英偉

其爲學士臨邊甫三十天下已稱爲韓公嘉祐治平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或謂公所爲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琦歎曰是何言也人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爲哉聞者愧服在魏都久遼使每過移諜必書名曰以韓公在此故也忠彥使遼遼主問知其貌類父命工圖之琦姿貌偉特美鬚髯骨目森秀圖繪傳天下人以爲高山大嶽望之氣象雄傑而包育微細畜泄雲雨藏匿寶怪理宜然也自謂才器須周足當四面入麤入細乃是經綸好手故其論時望諸公皆不以

經綸許之又謂成事在膽未嘗以膽許人蓋自許也近世宰相獨許裴度或問司馬光呂公著大用如何琦曰才偏規模小晚與歐陽修相知屢薦之於上曰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爲相而竟不用談者至今以爲謗歐陽修今之韓愈也而陛下不用臣恐後之談者謗必及國修亦深服琦之德量嘗曰累百歐陽修何敢望韓公或謂公之德量無愧於人但文章有所不逮琦曰某爲相歐陽永叔爲翰林學士天下文章孰大於是

司馬光

光字君實陝西夏縣人也寶元初進士神宗卽位擢翰

林學士上疏論修心治國之要且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獻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光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王安石曰國用所以不足以未得善理財者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爾王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盖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一日邇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帝曰漢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且治天下譬如

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出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帝欲用之乃拜光樞密副使光辭曰自安石執政以來如蘇軾輩安石皆毀其素履中以危法臣善安石豈如呂公著安石初舉公著後復毀之一人之身前是後非誠可笑也上曰蘇軾非佳士卿誤知之韓琦贈賻銀三百兩不受而販鹽及蘇木甆器以歸光曰凡察人當察其情軾販鬻之利豈能及所贈之銀乎且軾縱不佳豈不賢於李定乎定不服母喪而

安石善之乃欲用爲臺官光由是出知永興軍徙知州
許州趣入覲不赴請判西京御史台歸洛自是絕口不
言論事元豐五年資治通鑑書成加資政殿學士凡居
洛十五年天下以爲眞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
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爲君實也帝崩赴闕臨衛士望見
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
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幼冲太皇
太后臨政起知陳州過闕留爲門下侍郎是時天下之
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爲三年無改於父之
道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王安石

呂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遂罷保甲諸法或謂光熙豐舊臣多憸巧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將祚宗社必無此事元佑元年得疾時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光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托今以屬公乃論免役五害乞值降救罷之拜尚書左僕射遂罷青苗錢復常平糴糶法兩宮虛已以聽遼夏使至必問光起居勅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畢仲游士安之孫也與

光書曰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以財之不足也故
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斂役
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
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斂變置之事凡號為利而
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
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使
聽之猶將動也為今之計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明出入
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
年之用數年之後又將十倍於今天子曉然知天下之
餘於財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矣光得書聳然光自

言吾平生無過人者但所爲未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
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
無知之乎光初辭樞密副使韓琦在魏聞之遣人齎書
與文彦博云主上倚重之厚庶幾道行似不須堅讓光
聞之曰自古被這般引得壞了名節爲不少矣光嘗問
部雍曰光何如人雍曰君實脚踏實地人也初富弼問
法於顒華嚴華嚴得之圓照大本本住蘇州瑞光寺弼
遣使作頌寄之執弟子禮光與范鎮初謂不然既久亦
入其說而光尤信之深後以書戲鎮曰賤子悟已久景
仁今尚迷又云到岸何須筏揮鋤不用金浮雲任來往

明月在天心此理極致本無差別光甍年六十八□□

岳飛

飛字鵬舉湯陰人也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於周同能左右射宗澤大奇之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建炎元年飛上書數千言謂陛下已登大寶而勤王之師日集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書聞以越職奪官歸詣河北招討使張所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欒枝曳柴以敗荊莫敖採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

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之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爲固
苟憑據要衝峙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
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所大喜命從王
彦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彦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
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拔新鄉明日又敗之擒金將拓
跋烏居數日復遇敵飛單騎持丈八鉄鎗刺殺黑風大
王敵衆敗走飛復歸宗澤爲留守司統制三年宗澤卒
杜充代之飛居故職與金人大戰汜水關射殪金將大
破其衆充將還建康飛曰今一舉足此地便非我有他
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充不聽遂與俱歸充守

建康金兵至充迎降建康失守兀朮趨杭州飛要擊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金兵相謂曰此岳爺爺軍也爭來降之四年兀朮趨建康飛設伏牛頭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金兵自相攻擊兀朮奔淮西遂復建康時孔彥舟據武陵張用據襄漢李成據江淮湖湘連兵數萬圍江州久未解招討使張浚請與飛楊沂中分道進討賊黨馬進在筠州豫章介筠江之間俊急趨之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飛請自爲先鋒俊大喜令沂中絕生米渡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進大敗追奔

至筠州賊背筠河而陣長十五里沂中曰彼衆我寡擊之當用奇俊以精騎數千授沂中使夜銜枚渡筠河出西山從山後夾擊以午爲期及戰飛設伏遣紅羅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俊亦以步兵鏖戰至午沂中精騎自山後馳下賊駭大亂退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殺汝坐而降者八萬人進爲追兵所殺成北走降劉豫張用寇江西飛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南薰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今吾在此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曰果吾父也遂降江淮平俊奏飛功第一飛初過廬陵託宿廛市質明爲

主人汎掃門宇洗滌盆盎而去郡守供帳餞別師行將絕謁問大將軍何在殿者云已雜偏裨去矣其嚴肅如此紹興二年賊曹成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飛悉討平之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飛僞齊遣李成挾金人入侵破襄陽唐鄧隨郢諸州飛奏襄陽六郡爲恢復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諭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飛趨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鎗步卒擊其騎兵指牛皐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鎗而斃後騎皆入

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復襄陽進復鄧州又復唐州
信陽軍襄漢平飛移屯鄂命招捕楊么或謂飛所部皆
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飛即先
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敵
萬無生理遂降飛單騎按其部拊其背曰子知逆順者
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
之可勸者招之佐感泣誓以死報黃佐果襲周倫砦殺
倫擒其統制陳貴等飛上其功會召浚還飛袖小圖以
示浚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畱不八日可破賊也浚曰
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

攻水寇則易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八日之内當俘諸酋浚壯之飛遂如鼎州黄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旣降賊心腹潰矣遂表授欽爲武義大夫禮遇之甚厚復遣欽入湖中欽說余端劉詵等亦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么猶負固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令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且行且罵賊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亟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

牛皐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幺投水中皐擒斬餘酋俱降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賊平浚歎曰岳矦神算也浚至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飛與韓世忠可倚大事乃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飛置司襄陽首遣王貴等攻虢州下之獲糧十五萬石降其衆數萬張浚曰飛指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應者九月劉豫遣子麟猊分道寇淮西劉光世欲舍廬州張俊欲棄盱眙同奏召飛張浚謂岳飛一動則襄漢何所制帝慮俊光世不足任而飛自破曹成平楊幺凡六年皆盛夏行師以致目疾至是疾甚

聞詔即日兼行未至而麟敗帝語趙鼎曰劉麟敗北不足喜諸將知尊朝廷爲可喜也七年入見赴行在飛數論恢復之畧又手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江南葢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粘罕得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旣還王師前攻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帝荅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又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卽日上章乞解兵柄步歸廬母墓側浚怒奏以張宗元爲宣撫判官監其軍帝累

詔趣飛還職飛力辭職詔幕屬造廬以死請凡六日飛
趣朝待罪帝慰遣之宗元還言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
飛訓養所致後酈瓊果叛飛復奏願進屯淮甸伺便擊
瓊期于破滅不許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术惡劉豫會
軍中得兀术諜者飛揚責之曰汝非張斌耶吾向遣汝
至齊約誘致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
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爲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書
竟不至何耶諜冀緩死卽詭服乃作蠟書復遣至齊問
舉兵期刲股納書諜歸以書示兀术兀术大驚遂廢豫
飛奏宜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中原不報八年金

遣使將歸河南地九年以復河南授開府儀同三司飛力辭十年金人攻拱亳劉錡告急飛諸將相繼奏捷兀术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與韓常之兵逼郾城又戰敗之郾城再捷飛謂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又殺兀术壻夏金吾副統軍粘罕孛堇兀术遁去梁興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等又戰皆捷中原大震飛進軍朱仙鎮兀术遁還先是紹興五年飛令梁興等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砦韋銓孫謀等斂兵固堡以待王師李通胡清李寶孫琪等各舉衆來歸磁相開德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父老

百姓爭挽車牛載糗糧以餽義軍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號令不行兀朮欲簽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從者飛軍方指日渡河而檜欲畫淮以北棄之風台臣請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以書生叩馬阻得不棄汴去十一年金分道渡淮時飛方苦寒嗽力疾行師至廬州金兵望風遁去時和議既決飛異已兀朮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事不成故力謀殺之以諫議大夫万俟卨與飛有怨風卨劾飛又諭張俊令劫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飛兵檜遣使

捕飛父子証張憲事初命何鑄鞫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無左驗鑄明其無辜改命万俟卨卨入台月餘獄遂上於是飛以衆証坐死時年三十九憲雲棄市籍家貲徙家嶺南天下寃之獄之將上也韓世忠詰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憲書雖不明其事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時洪皓在金蠟書馳奏以為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諸酋聞其死皆酌酒相賀飛平生好賢禮士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于人卒以此得禍檜死議復飛官万俟卨謂金方願和一旦錄故將疑天下心不可淳熙六

年謚武穆追封鄂王五子雲雷霖震霆

韓世忠

世忠延安人風骨偉岸目瞬如電早年鷙勇絕人能騎生馬駒家貧無産業嗜酒尚氣不可繩檢宣和二年方臘反江浙震動世忠以偏將從王淵討平之淵歎曰眞萬人敵也欽宗卽位詔諸路勤王兵領所部入衛會金人退河北宣撫使李彌大有大校李復者鼓衆大亂淄青附之彌大檄世忠將所部追擊世忠兵不滿千人分爲四隊布鐵蒺藜自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走者命後隊剿殺於是莫敢返顧皆死戰大破之斬李復餘

黨奔潰乘勝逐北至宿遷賊尚萬人方擁子女椎牛縱酒世忠單騎夜造其營呼曰大軍至矣亟束戈捲甲吾能保全汝共功名賊駭慄請命因跪進牛酒世忠下馬解鞍與共飲啖就降其衆萬餘及苗傅劉正彥謀反世忠以所部發平江時世忠妻梁氏及子亮皆爲傅所質丞相朱勝非紿傅曰今若白太后遣二人慰撫世忠則平江諸人悉安矣於是白太后召梁氏封安國夫人俾前逆世忠梁氏疾驅而出會世忠於秀州於是世忠下令軍中曰今日以死報國面不被數矢者皆斬以故士皆用命賊遂敗傅正彥擁精兵開湧金門遁去世忠馳

入高宗步至宮門握其手慟哭曰中軍吳湛佐逆爲最尚畱朕肘腋世忠即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戮於市復自衢信追賊至漁梁驛賊望見咋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遂擒正彦及傅至行在誅之帝手書忠勇二字以賜世忠兀朮自廣德破臨安帝如浙東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大治舟艦欲俟敵歸邀擊之會上元節乃就秀州張燈高會忽引兵趨鎮江及金兵至則世忠軍已先屯焦山寺矣兀朮遣使通問約日大戰許之戰將十合梁夫人親執桴鼓金兵終不得渡金請歸所掠假道不聽請以名馬獻又不聽太一

孛謹軍江北兀朮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
以鐵綆貫大鈎授驍勇者明旦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
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縋綆則曳一舟沉之兀朮窮蹙求
與世忠一會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會
兀朮語塞謂諸將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募人獻破
海舟策閩人王某者教其舟載土平板鋪之穴船板以
櫂槳風息則出海有風則止蓋海舟無風不可動也又
有獻謀者曰鑿大渠接江口則在世忠上流兀朮一夕
鑿渠三十里且用方士計祭天次日風止乃以小舟縱
火矢如雨下孫世詢嚴允皆戰死因得絕江遁去初世

忠謂敵至必登金山廟觀我虛實先遣兵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岸滸約聞鼓聲岸兵先入廟兵合擊之金人果五騎闖入廟兵喜先鼓而出僅得二人三中有絳袍玉帶既墜而復馳者詰之乃兀朮也是役也兀朮兵號十萬世忠僅八千餘人相拒四十八日而敗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時江湖賊多而廣西賊曹成又擁衆在郴邵世忠既平閩寇范汝爲復旋師永嘉招成降之得其戰士八萬遂移師長沙時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世忠始至欲急擊之宣撫使不可世忠曰兵家利害策之審矣請期半月而報捷遂大破賊斬忠首湖南悉平

四年以建康鎮江江東宣撫使駐鎮江是歲金人與劉豫合兵分道入侵世忠遂自鎮江濟師俾統制解元守高郵候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當敵騎會遣魏良臣使金世忠撤炊爨紿良臣曰有詔移屯守江良臣去世忠卽上馬令軍中曰眡吾鞭所嚮於是引軍次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卽起良臣至金聶兒孛謹聞世忠師退卽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孛也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我軍迭進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揕人胸下砍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蹂躪人馬

俱甏擒撻孛也等二百餘人所遣董旻亦擊金人於天長縣之鴉口擒女眞四十餘人解元至高郵設水軍夾河陣日與金人十三戰未決世忠遣成閔將騎士往援之復俘生女眞及千戶等世忠仍親追至淮金人驚潰自相蹈藉溺死撻聞羣臣入賀論者以此舉爲中興武功第一世忠披草萊夫人梁氏親織薄爲屋世忠撫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陽遂爲重鎭已而金人廢劉豫中原振動世忠謂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招納歸附爲恢復計會秦檜主和議命世忠徙屯鎭江世忠在楚州十餘年兵僅三萬而金人不敢犯因秦檜欲收三大將權拜

世忠爲樞密使世忠遂以所積軍儲錢百萬貫米九十萬石酒庫十五歸於朝世忠既不以和議爲然爲檜所抑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携酒從一二奚童縱放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二十一年八月卒孝宗朝追封蘄王世忠性戇直勇敢忠義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言嗜義輕財器仗規畫精絕過人今克敵弓連鎖甲狻猊鍪及跳澗以習騎洞貫以習射皆其遺法也嘗中毒矢入骨以彊弩括取之十指僅全四不能動刀痕箭瘢如刻畫然喜釋老自號淸涼居士嘗議買新淦縣官田高宗聞之銜札賜世忠因號其莊曰旌

忠蓋當時諸將各以姓爲軍號如張家軍岳家軍之類
朝廷頗疑其跋扈聞其買田甚喜故特賜之

劉秉忠

秉忠瑞州人也曾大父仕金爲邢州節度副使因家邢州秉忠生而風骨秀異年十七爲邢臺節度使府令史居常鬱鬱不樂嘆曰吾家累世衣冠乃汨沒爲刀筆吏乎丈夫不遇於世當隱居以求志耳即棄去隱武安山中事天寧虚照禪師爲僧後遊雲中留居南堂寺世祖在潛邸海雲禪師被召過雲中邀秉忠與俱行旣入見應對稱旨遂留藩邸中統元年世祖即位秉忠雖居左

右而猶不改舊服至元元年翰林學士承旨王鶚奏言秉忠久侍藩邸積有歲年叅帷幄之密謀定社稷之大計今聖明御極萬物維新而秉忠猶仍其野服散號深爲未便帝覽奏即日拜光祿大夫位太保叅預中書省事詔以翰林侍讀學士竇默之女妻之至元十一年扈從至上都其地有南屏山因築精舍以居秋八月秉忠無疾端坐而化時年五十九帝謂羣臣曰秉忠侍朕三十餘年小心慎密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不得而知也

劉氏鴻書卷二十 終